

尋鄉中國

林登的故事

尋鄉中國

ONE
VILLAGE
AT
A TIME

林登的故事

林登 (Brian Linden) 著
辛露 譯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目 錄

自序	1
一尊面惡心善的守護神	6
種子	9
01 勇氣與希望	11
大理的約拿	22
02 為甚麼是中國？	24
包容的南詔古國	30
03 通往中國的漫漫長路	32
一尊悲憫的觀音	46
落地	51
04 新語言	53
馬可·波羅與中國穆斯林探險家	58
05 北京 1984	61
過橋米線	73
06 我的第一次被捕經歷和崇高的體驗	76
明朝歷史上的冒險家	114
07 醫生的愛情時代與飛鴿時代	117
民家或白族：大理人	126
08 北京街頭的日常與歷險	128
吉祥的開端	138

生根	141
09 南京的魅力	143
楊品相宅的成形	166
10 失去的身份	170
11 世界越來越小	175
約瑟夫·洛克和植物入侵者	185
扎根	189
12 從事新職業	191
13 尋找大理	203
焦土之地，空中飛虎	213
14 「喜林苑」的開幕	216
15 村官與鄉紳	232
16 農業技術變革對喜洲的影響	240
生長	245
17 居家教育	247
通勤頌	264
18 旅程的經驗教訓及對未來的期許	270
19 破碎的天神與新家	284
後記	291
鳴謝	297

自序

藝術的功能在於更新人的感知。
我們對熟悉的事物視而不見。
作家喚醒熟悉的場景，
彷彿施了魔法，我們從中看到新的意義。

——阿娜伊斯·寧^①

2004年10月底的一天，天空飄着雨夾雪，我們全家離開威斯康星州的多爾縣，計劃先乘通勤飛機趕往芝加哥，再轉乘長途客機飛往北京。母親開車送我們去麥迪遜，淚水一直在她眼中打轉。我們在機場緊緊相擁，將七個沉重的旅行袋搬上三輛行李車，裡面裝滿了兩個兒子在家學習一年所需的教材。

20個小時後，北京機場的到達大廳外，「的哥」們早已「虎視眈眈」地等待着前往市中心的乘客。他們對我們這個飛越重洋的外國家庭尤其感興趣，賣力地將我們的一堆行李排列整齊。我不願意討價還價，直接同意了「的哥」的第一個報價，這讓我的妻子瑾妮很不高興。到酒店後，小男子漢們依然神經

① 阿娜伊斯·寧 (Anais Nin)：法裔美籍作家，代表作《情迷六月花》。——編者註

緊繃，我便帶他們去了一家充滿回憶的百貨公司——老友誼商店，並請他們在附近一家萬聖節主題的必勝客吃了晚餐。一名裝扮成蜘蛛俠的年輕侍者招待了我們，把我們帶到一處由「海盜」和「米妮老鼠」服務的餐位。「哇，爸爸，中國跟美國一樣！」我的小兒子布萊斯（林源）說。小布萊斯（林源）當時並不知道，直到他和哥哥沙恩（林峰）第二年回美國探親，他都沒有能再吃上西餐。瑾妮和我則很清楚接下來會發生的一切。搬到中國對我們倆來說就像回家——從 1984 年開始，我們在中國學習和工作了 4 年，然後回美國工作了 15 年——儘管對第二故鄉充滿深情，擺在我們面前的卻不是一條陽關大道。

我們希望在中國創造一種全新的事物：一個可以真正成為文化和知識交流載體的文化中心，一處阿卡迪亞^①式的靜修之所，能夠讓中外遊客超越同質化的城市旅遊體驗，沉浸在豐富多樣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之中。我們希望與當地人民一起，共建一種文化自豪感。我們充滿理想主義的信念與激情，這或許有些天真。在搬到中國之前，我們還無法向家人和朋友清晰地描繪這幅願景，自己也不確定具體的細節。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我們為尋找第一個落腳點探訪過許多村落。旅途中用家庭教育的方式撫養兩個孩子，在中國中部的稻田裡，在絲綢之路的沙漠中，在雪域高原的喜馬拉雅山脈上。

我們上一回長駐中國是 20 世紀 80 年代，自那之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進步。這一

① 阿卡迪亞：希臘二級行政區，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現被西方國家廣泛用作地名，引申為「世外桃源」。——譯者註

切體現在數字上是驚人的。從 2000 年到 2010 年，有超過 90 萬座村莊消失。從 2008 年到 2010 年，中國建築商使用的水泥量比美國整個 20 世紀還要多。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農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 80%，而如今這個比例已下降至不足 40%^①，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在這些變化中，中國自改革開放後快速發展了旅遊業，國內遊客開始熱情地四處探索。為爭奪遊客資源，各旅遊景區之間的競爭日益升溫，各省、市、縣的旅遊財政收入攀比也日趨激烈。熱門風景名勝區迅速發展，很快就難以容納所有興致勃勃的遊客。遊人排起長隊，垃圾逐漸堆積，更不用說無處不在的臨時收費設施。

我和瑾妮意識到，一味發展經濟帶來了一些代價，比如文化傳統的消失、社會隔閡的加劇，以及環境的日益惡化。西方建築師所設計的千奇百怪的建築，正不斷改變着許多古城延續千年的文化內核。設計越是浮華，對城市規劃者就越有吸引力。中國成了建築師們的實驗場，不管他們的計劃是否適合當地環境。在飛速奔向繁榮的過程中，中國也冒着摧毀自身特色的風險。

我們希望建立一種以尊重當地居民為本的新模式，尊重我們所處地區的文化和社會資源，並確保旅遊業能夠惠及當地社區。我們決定，客棧必須以社區營造為重心。我們實踐的成果就是「喜林苑」，位於中國西南邊陲雲南省的喜洲鎮，植被繁茂的蒼山腳下。「喜林苑」不僅是一個旅遊景點，它還讓遊

① 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居住城鎮的人口為 90 199 萬人，佔 63.89%；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 50 979 萬人，佔 36.11%。——作者註

客重新關注鄉村居民與鄉土文化。我們的鄉鄰們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而不必成為「工具」來迎合變化無常的消費者需求。

為實現這一願景我們做了很多努力，隨着早期的奮鬥逐漸獲得成功，我經常發現自己在為中國辯護，以對抗西方不友好的聲音。他們中的許多人從未到訪過中國，卻對中國把持經濟主導地位十分擔憂，同時僅憑某些缺失背景和細節的新聞報道就否定整個國家。雖然我不是中國的辯護人，但我並不認同現代美國政治和新文化中的許多觀點，特別是美國對於中國的態度。中美兩國的每日新聞經常演變成相互批評和一地雞毛的謾罵。我認為，在喧囂的媒體鬧劇中再增加一個不同聲音沒有任何益處。相反，我想要創造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以身體力行的方式來影響他人，而不是僅用擴音器向家鄉的同胞們宣傳。我希望重塑民間外交關係，使兩國人民之間的聯繫超越官方大使館的專屬權限，並為這個經常被西方誤解的國家提供新的詮釋。

正是這樣的願望使我回到中國，同時也繼續激勵我在這裡的實踐。

這就是我現在講述自己的故事，以及我的第二故鄉——中國故事的原因。



大黑天神摩訶迦羅

一尊面惡心善的守護神

如果上帝並不存在，那就有必要創造一個。

——伏爾泰

數千年前，神靈在人間遊蕩。天帝閒來無事，從雲霄上俯瞰遠古的大理山谷。作為道教眾神中地位最尊貴的皇族，天帝主宰萬物，享盡奢華，卻越來越感到孤獨。這種身居高處的寂寞讓他難以忍受，於是他問侍從：「眾仙都在做甚麼？」一位侍從撥開雲霧，向天帝解釋道：「眾仙在大理的土地上樂而忘返。」侍從請天帝親自查看，天帝俯瞰着蒼翠富饒的山谷、連綿起伏的雪山和質樸純淨的洱海，即使是神也不得不承認，大理人民過着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侍從告訴天帝，他無法說服諸神重返天庭，因為眾神認為大理才是真正的仙境。

天帝勃然大怒。畢竟他是天宮之主，怎能允許眾神因一處凡間山水而忽視他的存在？侍從們認為，大理山谷太過迷人，只要大理依然存在，眾神就不會返回天庭。唯一能讓眾神回歸的方法便是摧毀大理。天帝想出了一個計劃：讓他屬下最強壯、最英俊、最忠誠的天神帶着一顆毒丸（瘟丸，可以引發瘟疫的毒丸）前往大理。只要把毒丸投入大理山谷的水系，大理地區所有生物都會被毒死。如此一來，眾神別無選擇，只能重返天庭。

抵達大理後，天神遇到了一位身背少年的老婦人。眼中所見使他和天帝更加遷怒於大理。

他嘲諷地質問老婦人，為甚麼要背着一個壯實的少年。神君認為少年應該幫助老婦人才對。他命令老太太將少年放下，讓他自己走。老婦人望向神君，強忍住眼中的淚水，轉頭繼續趕路。她的沉默不語更加激怒了天神，他取出毒丸準備把它投入湖中。

老婦人輕聲低唱撫慰着背上的孩童，這縈繞不去的歌聲令神君猶豫起來。老婦察覺出神的沉默，便向他講述了下面的故事：這是我的孫子。孩子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兒子，與孩子的母親不久前都病死了。這孩子變得敏感內向，我能做的只是緊緊地抱着他，讓他感到被需要、被關愛。我已是風燭殘年，但我要盡一切努力幫我的孫子走出傷痛。我們生命中只有彼此，我寧願自己承受痛苦，也要確保我的孫子擁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她的堅強打動了天神，他開始對她的悲傷感同身受。神君想，大理的迷人之處或許超出了有形的山水。由於不忍去執行天帝的任務，神君選擇自己吞下了本來要毒害大理的毒丸。瞬間，這位英俊健碩的天神變得黧黑怪異。神君違背天帝旨意轉而忠誠地守護大理地區，人們因他的自我犧牲和持續守護而永遠崇敬他。

神君的名字是大黑天神摩訶迦羅 (Mahakala)。他至今依然被供奉於大理地區的很多寺廟裡，並被視為大理地區的守護神。雖然他的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與我在芝加哥的故鄉遠隔千里，相距千年，但在我的新家——大理，大黑天神的故事仍然廣泛流傳。他為這片土地所做的犧牲和奉獻，每天都在激勵着我們。



種子



01 勇氣與希望

芝加哥一個辛克萊式^①的陰沉天氣，我開着貨車駛離內環開往城市南部。在芝加哥大學附近的一條小巷裡，我輾轉找到了目的地。爬滿常春藤的都鐸車道對我的貨車來說太過狹小，我只好把車停在一個街區之外，整理好自己的地毯清潔機，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我推着這台 60 公斤重的設備，在海德公園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前行，並不清楚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我的生活將發生怎樣巨大的改變。

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打開門，他戴着眼鏡，身穿深棕色羊毛衫，熱情地和我握手並迎我進屋。他的家聞起來有種與我祖母家相似的氣息：滿是回憶的薄荷藥膏味，還有各式各樣的喜姆娃娃^②。前廳左側掛着一幅精心裝裱的世界地圖，有整面牆大小。錯落分佈的牙籤旗使地圖呈現出不規則的凹凸感。一個凌亂的手提箱蜷縮在一把撐開的雨傘旁邊，地上還有幾雙沾滿泥土的鞋子。他讓我脫掉靴子，把鞋和他的行李放在一起。

① 辛克萊式：辛克萊，美國現實主義小說家、社會活動家，以創作「揭發黑幕」的小說聞名。辛克萊式意苦悶的、黑暗的。——譯者註

② 喜姆娃娃：原產於德國的可愛、臉蛋紅潤的瓷娃娃，流行於「二戰」後。——譯者註

如同面對一屋子的狂熱追隨者，他指着地圖高聲說道：「看來你注意到我的旅居地圖了。所有的旗子都是我自己做的，也許對於一位教授 (Dr.) 來說有點業餘，是嗎？」我只是笑了笑……他用「旅居」這個詞把我弄糊塗了，他的語氣中有種法國式的招搖，我誤以為他口中的博士是指「外科醫生」。當他繼續說下去的時候，我盯着地圖，試圖弄明白這和醫生有甚麼關係。

「我今年 68 歲了，總共去過 72 個國家。我用牙籤和美工紙做的旗子標示了它們。現在我更願意花時間去追憶過去的旅行，而不是活在當下的現實中。」他的目光若有所思地掃過地圖。

即使是我，一個從未踏足過美國境外的人，也帶着欽佩的心情聽着，雖然注意力難以抑制地被分散到樓下，那些等待我清洗的如叢林般粗重的地毯上。我討厭清潔粗毛地毯。當我運行着機器走下樓梯時，那幅整面牆大小的世界地圖便被我拋在腦後了。我將教授的橡木傢具挪到一邊，連拖帶拽地把幾加侖的髒水倒進一層浴室的下水道。我把傢具和防水杯墊放回原位，然後在房間的另一側重複同樣的工作（這是我每天的日常，然後在祖母家洗個澡，再到芝加哥西北部上夜校）。我能夠在不到兩個小時內保量不保質地做完這一切。

老教授在樓下叫我，問我能不能到玄關幫他做點事。「我上週從中國回來，剛剛把這面用來標記地圖的牙籤旗做好。我想我應該先把行李箱收起來。」老教授頑皮地指着地板，那個「淹沒」了我髒靴子的爛攤子說。「但在中國的旅行讓我深受感動，」他邊說邊遞給我一面紅黃相間的牙籤旗，「你能幫我

把這面旗子標記插在北京附近嗎？」

我晃着旗子，看着地圖，懊惱地試圖為自己的遲疑尋找藉口。我指着亞洲大陸說：「我知道它就在某個地方，只是不清楚它在哪裡。」

教授的第一反應是難以置信。他無法確定我是否在開玩笑——這個年輕人真的不知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哪裡嗎？帶着明顯的憐憫，他停頓了 5 秒鐘，把手放在了地圖上的中國南部，然後告訴我北京的位置比這裡高 14 英寸。我伸手將這面旗子插在了一個當時毫無概念的地方，那裡很快就會成為我的家。

「你喜歡綠茶嗎？」他問道。「我發過誓，要用中國東道主送給我的茶來見證插旗儀式。」他說，「過來，一起喝一點。」雖然我從未喝過不帶立頓商標的茶，但我猜想這一定是某種類似聖帕特里克節^①的飲料，就像 3 月中旬自由流淌的綠色啤酒（還有綠色的芝加哥河）。

在接下來的 30 分鐘裡，我被教授所講的關於中國的故事迷住了。這是我第一次與一位哲學博士進行交談，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自己與那些能在地圖上識別出北京的人之間存在的知識鴻溝。我感到自卑，還有點沮喪，但也深受啟發。

教授問我，是不是想一輩子都清潔地毯。我回答說，應該不是，但同時強調，考慮到我要半工半讀才能讀完社區大學和芝加哥通勤學校夜校的現實，我幾乎別無選擇。地毯清潔員、

① 聖帕特里克節：愛爾蘭傳統節日，起源於 5 世紀末，如今成為愛爾蘭的國慶節。聖帕特里克節的傳統色為綠色。——譯者註

房屋油漆匠、加油站臨時工、高爾夫俱樂部球童、古董傢具修理工、女鞋售貨員，這些都曾是我職業生涯的一部分，還不包括高中時期在雜貨店每週工作 30 小時做理貨勤雜工。很顯然，能夠在地圖上標示出中國，從來不是這些職業所需要具備的知識。

教授用手指着我，鼓勵我保持樂觀：「如果我是你，我會去國外看看，去探索世界。生命太短暫了，不能被一份工作，或者，對你來說，被許多份並不完全滿意的工作所束縛。你應該放眼海外……甚至不妨考慮一下中國。」

這些話當時聽起來是如此荒謬，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卻始終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不去，我越來越發現自己沉浸在白日夢中，幻想着超越當下局限的社交生活。然而，芝加哥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我父母是在飽受酗酒、失業和忽視困擾的北歐家庭中長大的。他們不願提及自身的成長經歷（關於他們的成長經歷，我知道的很少），只有一小部分令我印象深刻：賭博、離異、持刀搏鬥，還有一場毀滅性的火災，自那以後，我母親總是要求我和妹妹凱倫把衣服架朝外掛，以防萬一失火我們不得不把衣服扔出窗外。凱倫和我有幸避免了父母早年生活的困擾。儘管我們仍不時接到親戚們關於自殺、吸毒、槍擊和酒精中毒的求助電話。

我不知道我父親是否讀完了初中。他從未提起過他的童年。但我確實注意到他有閱讀困難，這一缺點讓他不得不以電話修理工的身份提前退休。我讀初中的時候，他從電話線杆上意外摔落，自那以後，我開始發現家裡有很多低年級自然拼讀書籍和磁帶。因為父親無法再從事繁重的戶外工作，伊利諾貝

爾電話公司想把他調到辦公室從事文職，但沒有成功。事故發生後不到 18 個月，他就退休了，開始追尋他的真愛：古董與藝術品。我們搬到了芝加哥西北郊區一座需要重新修繕的老宅裡，那是一幢有百年歷史的維多利亞風格建築。我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來修復它，並將後面的馬車庫房改造成了一個畫廊。1977 年，這所房子向公眾開放。每週我們會去一到兩次農場夜市拍賣會和跳蚤市場，尋找那些可以通過用心呵護和精心敘事來重新包裝並估價的寶藏。

由於父親有閱讀困難，我和妹妹會在聖誕節和他生日時給他買書，那種圖多字少的書籍。他需要視覺刺激來啟發學習。他從其他經銷商那裡完善了自己的技能，他們會在我家畫廊用數小時一起切磋經驗，分享難以到手的珍玩的故事，就像扶手椅上的垂釣者哀歎就要上鉤卻又逃跑的魚。父親開着一輛老式福特 F150 皮卡車，帶我們繞道去探訪窮街陋巷裡雜亂無章的古董店。這些中途停靠點通常會花上一整個下午的時間，迫使我要像柔術演員一樣，和橡木盥洗櫃、舊縫紉機或建築石雕一起擠在皮卡車後艙的有限空間裡。

週末去跳蚤市場時，我父母會逐個攤位逛一遍，試圖了解各家的商品。跳蚤市場就是他們的圖書館，就如同青少年在網上衝浪，他們的注意力在難以計數的材質和歷史間浮沉。他們是「週末考古學家」，舊貨市場上滿是灰塵的攤位就是他們的實驗室。他們的熱情極具感染力，我也從未失去過那種探索的激情。當我的父母外出「尋寶」時，我在雜亂的「地攤兒」中四處搜尋「珍品」棒球卡或連環畫。迴蕩在我 20 世紀 60 年代週末的是棒球運動員和超級英雄的名字，而非柏拉圖、康德抑或孔子。



林登的父親唐納德·林登 (Donald Linden) 在畫廊

我會花幾個小時，在破舊的鞋盒中仔細篩查卡片和漫畫，在市場中尋找超級明星的紀念品。通常在日落之前，又冷又餓的我和父母會在我們家貨車旁會合。我父母稱這樣的一天為「舊貨淘寶日」。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母親會分享她所學到的知識，比如古董攝影、韋奇伍德骨瓷，或者阿米什人的被子。偶爾的「失手」，要麼是因為缺乏相關知識，要麼是被「不良」賣家誤導誘騙，都被當成「交學費」而忽略不計。舊貨市場是他們的大學，她自豪地強調：「沒有人每次考試都拿 A。」「我們從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比從成功中學到的更多，」母親在麥當勞或肯德基休息時會說，「下次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希望你們也不會。」

到了晚上，父親會拿着筆和紙回到他的躺椅上，為他們一天的收穫感到驕傲。他會畫出和他一起在房間裡看《歡樂

時光》或者小熊隊比賽的人的素描，而母親則會在廚房裡「閒晃」，為家人做些甜食。帶着在「舊貨淘寶日」中收穫的靈感，和在學習時光中得到的知識，他們安然進入了夢鄉。

儘管父親識字不多，但他還是在我的房間裡放滿了書，這些書都是他從當地圖書館淘汰的免費書箱中精心挑選的，以此來激勵我。在工作日結束時，他會把他的小貨車開進鋪滿碎石的車道，泊車聲召喚我到後門迎接他。我會幫他提那些裝滿廢棄「口袋書」的紙袋，這些書很多都沒有封面，作者包括海明威、費茲傑羅、克莉斯蒂和斯皮蘭等。我把書一本一本地拆開，認真琢磨那些我從未聽說過的書名和作者。有時候書的前幾頁被撕掉了，我只能通過看褶皺的書脊來辨認書名。在我父母專注於每日新聞時，我則會讀出書的名字。他們偶爾會插話說「我看過馬龍·白蘭度演的那部電影」或者「我想丹尼·凱伊在那部電影裡出演過」。我會擦去留在書本上和圓形橡木弓形爪餐桌上的灰塵，把書本帶回自己的房間裡。

到高三的時候，我已經有了數百本按國別分類的書，按字母順序擺放在裝牛奶的塑料箱裡。這些塑料箱是我在附近便利店上夜班時快遞公司送給我的，因為它們的把手破損了。

英國：勃朗特、狄更斯、莎士比亞、托爾金、伍爾芙；

法國：卡繆、福樓拜、雨果、盧梭、沙特；

德國：歌德、格拉斯、赫曼·赫塞、湯瑪斯·曼；

俄羅斯：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納博科夫、帕斯捷爾納克、托爾斯泰、屠格涅夫。

我像收集棒球卡一樣收集這些書。不同於馬克·吐溫所認為的「經典只是一本人人稱讚卻從未讀過的書」，出於對父親

的尊重，我努力讀完了每一本書。他花時間為我尋找這些書，我至少可以嘗試讀一讀。

父親看着我認真思索每一本書，他的驕傲顯而易見。這是他讓我接受更廣博教育的樸素方式，也是他鼓勵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儘管這些書中的許多內容過於深奧，讓我在智識上感到沮喪，但這些經典作品仍然是我驕傲的源泉。它們歷經歲月的沉澱，就像一張厄尼·班克斯^①的棒球卡，可以隨時與許多來我房間的訪客分享。那些舊書散發出的陳舊書香仍然是我年少時最美好的回憶之一。

我父親把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我母親和家庭，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依然成功地撫育了我和妹妹。儘管如此，我一直知道他生活中存在某種缺憾。他父親在他不到 5 歲時就離開了他們母子，他在芝加哥危險的街頭長大，護佑他的不是關懷備至的父母，而是他 6 英尺 3 英寸的身高和 120 公斤的體重。朝鮮戰爭結束後，他在韓國生活了兩年，卻從未分享過關於那段經歷的任何故事。那是他唯一一次出國經歷。他回國時，還是個沒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找了一份工作，讓他能夠承擔起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責任。不過很明顯，他在電話公司的職業生涯並不符合他的職業抱負。信心和財力的匱乏，以及對家庭的責任，總是讓更遠大的夢想難以實現。在我父親的眼中，幻想是一種永恆的特徵——它折射出那些本可以把他帶到遙遠國度和更符合他職業追求的道路。雖然他從未實現過這些夢想，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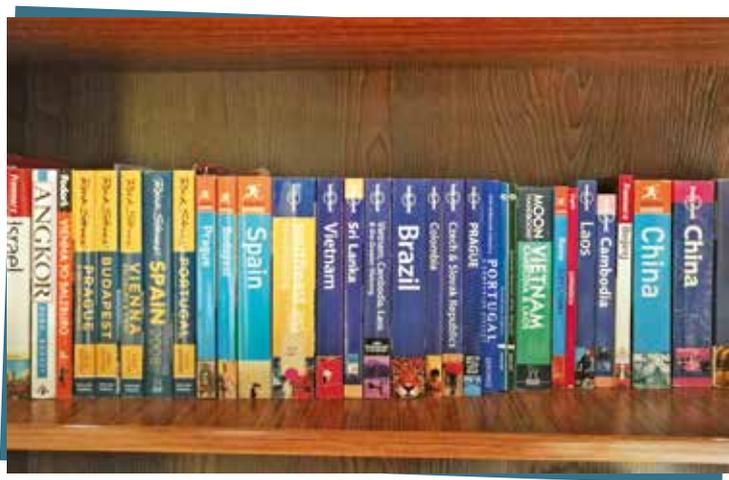
① 厄尼·班克斯(Ernie Banks)：1953—1971 年芝加哥小熊隊名人堂球員。——譯者註

我的人生旅程是由父親開啟的，他對我的影響比我意識到的還要多。

由於經濟拮据，我們家從來不討論任何旅行話題。直至我高中畢業，家裡都沒有人坐過飛機，出國旅行似乎更是遙不可及。那個寒冷的秋日，在芝加哥大學這座象牙塔旁，我認真地聽着那位教授的教誨。在我這個沒受過教育的人聽來，他說的可能是一門外語。回到現實中厚重的粗毛地毯前，我把自己的恐懼和不安感埋進了眼前的雜務中。

那天晚些時候，教授又拿着綠茶出現了。「芝加哥小熊隊和沃爾特·佩頓呢？」熟悉的感覺讓我重拾信心，一瞬間我覺得自己又活力滿滿。「愛爾蘭」茶的味道也突然變得好喝了。

一週後，我在郊區一家購物中心清潔地毯，路過沃爾頓書店時，我看到桌面上擺滿了旅遊指南。我打開的第一本書是



旅遊圖書指南

《弗羅默旅行指南——一日 25 美元遊歐洲》，我立刻被拉進了一個充滿誘惑的世界：弗羅默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他的視野遠遠超越了我此刻的現實。

「那邊有更多的旅遊指南。」一個店員說道。我以為她是在開玩笑——怎麼會有這麼多旅遊書呢？書店的後側，呈現在我面前的是一整面牆、滿滿六個架子的旅行書籍，講述那些似乎遙不可及的國家。我坐在地板上，把書一本接一本地拿下來，將它們圍成一個圈，仔細讀着那些我聞所未聞的國家。書中的世界就像玩具反斗城一樣，我彷彿又回到了 8 歲，從來不知道世界原來那麼大！3 個小時後，店員告訴我要關店了，並請我「收拾好自己的爛攤子」，我才如夢初醒。

那天晚上，我在人生中的第一本旅行書《出發吧：歐洲》上揮霍了整夜的時光。一段探索和學習的旅程開始了。馬塞爾·普魯斯特曾經說過：「真正的發現之旅不在於探尋新的風景，而在於擁有善於發現的眼睛。」我當時年輕、天真，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正是一個有待拓寬新視野的完美火種。



仙都寺本主廟，喜洲

大理的約拿

九層之台，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老子》

段赤城住在洱海邊，是村裡的一名石匠，他肌肉結實、身體健碩。當聽到又有村民被洱海巨蟒吞噬的消息後，他再也無法壓抑心中的怒火。

這些巨蟒威脅着洱海周邊的村莊，每個在湖邊洗澡、洗菜、打水的人都有可能遭受攻擊。身形最巨大的蛇王，是個蛇身獅首的怪物。它生活在馬耳峰山腳下，經常興風作浪，使湖水上漲，危及洱海附近的農田和村舍。沒有人敢與之對抗，哪怕是南詔國中最勇猛的將士。

赤城日思夜想，終於想出一個殺死怪物的辦法。實施這個計劃，赤城必死無疑，但如果成功，便將拯救大理地區的黎民百姓。赤城在當地的集市上買了幾十把鋒利的刀和一網長繩。他嘗試把這些刀縛在身上，很快他的腿、胸口、腹部和手臂上都長滿了「長刺」。這些利刀使他的動作變得笨拙和遲緩，赤城像一頭受傷的劍龍，蹣跚地走到洱海岸邊，跳進了湖裡。蛇王聽到動靜，迅速游近在水面掙扎着的赤城。一瞬間，赤城就被怪物吞入腹中。赤城知道，只要他一息尚存時能使勁攪動，他周身的刀就會刺穿蛇的內臟和肌膚。他傾盡全力地搏鬥，身上的刀開始發揮